



しゆ
書
樓
吊
堂

どう

今昔

破曉

京极 夏彦

著

王华懋译

文景

書
卷
序
序

成化夏秋

しょ
书
ろう
樓
とむらい
吊
とう
堂
破曉

[日] 京极 夏彦
著

王华懋译

书楼吊堂：破晓

[日] 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廖婧

营销编辑：陈茜

封面设计：周安迪

版式设计：安克晨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：12.25 字数：260,000 插页：12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52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4900-7 / I · 168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楼吊堂. 破晓 / (日) 京极夏彦著 ; 王华懋译

-- 上海 : 上海人民出版社 , 2017

ISBN 978-7-208-14900-7

I. ①书… II. ①京… ②王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7941 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日系 | 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

探书三



探书二



探书一

权宜
ホウ
ベン

发心
ほっしん

临终
りんじゆう



探書六

未完
み
か
ん

329



探書五

阙如
けつ
じよ

265



探書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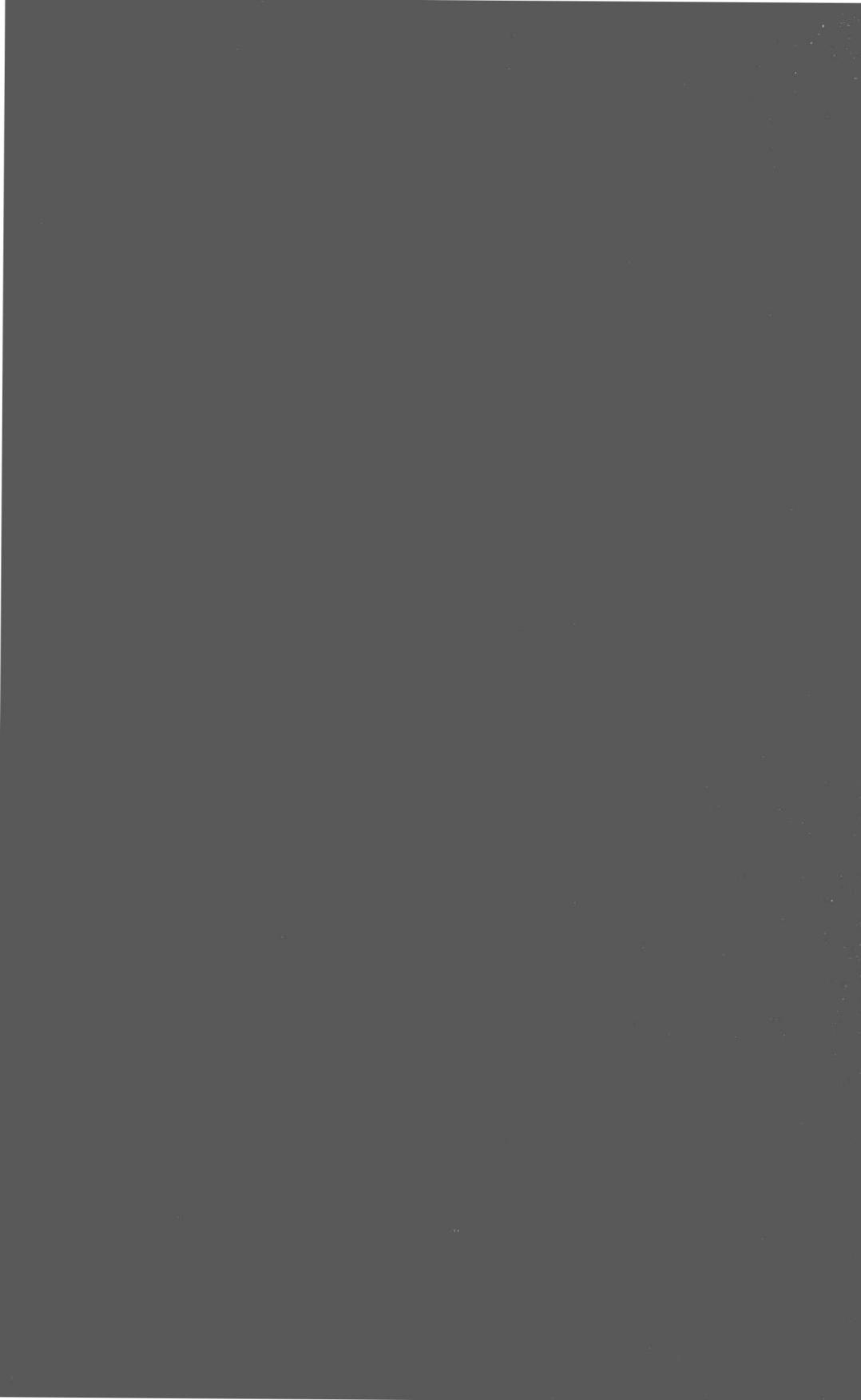
赎罪
しょくざい

201



探書一

りんじゅう
临終



据说，叶樱是夏天的季语¹。

道路两旁的樱树枝叶繁茂，生机勃勃。

绿叶成荫，傲然生长，已不是能称为叶樱²的状态，但季节还不到暑热。距离夏天还有段时间。说气候宜人是好听，但其实只是天候不顺，因此毫无神清气爽之感。

漫不经心地信步踱下宽阔的坡道，有间玩具店。

我不管经过多少回，都感觉唐突，与景色格格不入。但似乎仍有客人上门，店头总会看到一两对带孩子的父母。

今天也有个七八来岁、头戴学生帽、脸上挂着鼻涕的小童，吵着要加藤清正³的面具。母亲好像说金太郎⁴的比较好。老板天花乱坠地推销着火枪或是西洋剑这类昂贵的玩具，但母亲似乎充耳不闻。

老板观察小童的脸色，牛头不对马嘴地糊弄说如果手上拿把西洋剑，戴清正的面具绝对适合，可惜咱们店里没有卖斧头云云。其实要论适不适合，没一样适合的。拿着西洋剑的清正公，那画面说有多滑稽就有多滑稽。我心想拿那种玩意儿，怎么可能打退老虎？要打虎，当然就得使单镰枪。说到底，管他是清正还是金太郎，面具就是面具，价钱应该都一样，这个母亲何必那么厌恶清正呢？要不干脆买火男面具⁵算了，我边想边路过。

经过玩具店，再前进一段路，有条小径。

搬来已经三个月，我常走这条大路，但从没拐进小径里，不知道它通往哪里。

我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于是在路口停步，转向小径的方向，结果看到个似曾相识的人影匆匆朝这里走来。那人穿着短外褂，头戴

鸭舌帽，背着像是背架的东西。

咦，是谁？凝目细看，原来是四谷那边书铺的学徒小伙计，记得他叫为三。为三没发现我，就要经过，我喊住他：“阿为，为三。”

不出所料，他回头了。

短外褂上染着一对交叉斧头的图案，是斧冢书店的商标。

为三只把头转过来，右手食指将压低了帽檐的鸭舌帽稍微一抬，睁圆了眼睛，说了声：“咦，大爷您在这种地方做什么？”

“也没做什么，我就住在这前面。”

这样啊，小学徒吃了一惊，整个身体转向我。

“可是高远大爷不是住在纪尾井町还是一之木那边的大宅吗？以前我去收过账，是我记错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三个月前刚搬来。没什么，来养病的。”

咦，大爷生病了吗？祝大爷早日康复——为三夸张地说。

“不是什么大病。一直有点发烧，咳个不停。我怀疑是痨病，求医之前，先找处幽静的地方搬了过来。毕竟传染给家人就不好了。所以宅子还是继续留着，家母和舍妹、内子都住在那里。”

啊，那真是糟糕，为三说着掩住嘴巴。

“不必那么担心，不会传染的。其实结果发现只是感冒罢了。拖着感冒的身子搬家，结果害得病情加重了，花了半个月才痊愈，但现在已经完全没事了。虽然身子好了，但独居生活也不坏，而且房子都租了，所以我想在这里暂时住上一段时间。”

“这样啊。那大爷的工作怎么办？”

“请了半年的假。”

呀！为三惊叫：

“太教人羡慕了，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，真阔气。如果我也有这种福气就好了。”

“我的日子也没过得多好啦。”

而且应该再也无法回去工作了。如果说要辞职，会伤了和气，所以才用请假当借口罢了。如果自己这个吃白饭的不在了，老板应该也能轻松些，所以我认为应该不会被挽留，结果如同预料，没被挽留，甚至没被责备。

因为公司陷入经营困难了。

我工作的地方叫将军香烟商会。名字很气派，但在香烟制造贩卖业中，是后起的小公司。

我对老板说，请假期间我不领薪。我是老板原本的主子的嫡子，所以受到特别关照，领着一笔不算少的薪饷；因此我觉得自己离开的话，对资金筹措多少会有点帮助。但那点程度，终究是杯水车薪，公司应该撑不到半年。毕竟士族⁶做生意，临阵磨枪，不可能顺利。

“我是因为家父的关系才获得录用，但总觉得不合我的性子。再说，公司遭到天狗赤、村井白两面包挟，就像被卷入源平合战⁷的渔民一样。那样下作的宣传手法，咱们实在想不出来，就算想得出来，也做不到。咱们的香烟，完全销不出去哪。”

往后是宣传的时代啊。小伙计一副很懂的口气。

“将军牌香烟味道很好哪。”

“是啊。岩谷天狗在萨摩⁸，村井的日出在京都，而我的老板是骏河⁹人。将军呢，就是权现大人¹⁰，所以怎么样都敌不过官军的。”

“江户已是遥远的过去了呢。”为三又一副明白人的口气这么说。
但这小子才十七八岁，应该不知道明治维新以前的事。

“哎，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，好好思考一下前途。幸好还有家父
留下来的遗产，足够供我半年不必工作。”

“这就叫阔气。”为三又说。我想应该就像他说的吧。

“像咱们，有一餐没一餐的，得缩衣节食，从早工作到晚。掌柜
又可怕。”

“对了，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是挨那可怕的掌柜骂，逃出店里
吗？还是有客户住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？我看住在这里的，只有
狸子吧。”

所以我才会搬过来。

虽在帝都之内，却也是虚有其名，是处全是杂木林及荒地的偏
僻之地。虽然不至于渺无人烟，但实在不像住着会购买书籍的人。

为三把那张圆脸皱成一团说：“塞里曼¹¹啊。”

“那是啥？”

“哎呀大爷，就是找书呀。”

“书不是在店里吗？是要找什么？”

大爷不是会订书吗？小学徒一脸“真拿你没办法”的表情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们原本是本草系的出版商，从江户那时候就是了，现在印刷
的也都是些植物、农业的书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但像大爷您也是不管那么多，什么书都照订不误，不是吗？”

除了我们店出版的书以外，还会问有没有某某书，说我要某某书，也会买其他出版商的书，对吧？我们不卖洋本子，但也有人会订洋书。”

确实是这样。

“被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如此呢。那你们都怎么做？”

“去向出版商进货。医学的书就找南江堂，汉书就找松山堂，各有擅长的类别。我们去询问，如果有库存，就请他们分给我们，得跑遍各家店去调货才行。”

“哦，原来有这样的合作关系啊，仔细想想也是当然。这么说来，你们也成立了行会吧？”

记得几年前曾听斧冢的老板提过，说成立了书籍贩卖行会的组织。

“是的。我这个小学徒不懂太难的事，不过如果这类代购的工作变成类似报纸的系统，应该会变得轻松许多吧。现在仍然是靠我们这些小学徒帮忙跑腿，接到订单，就得磨烂草鞋底，全东京四处奔走调货。这个呢，就叫‘塞里曼’。”

我问那是什么意思，小学徒说：

“小的不清楚。唉，总之很辛苦的。不能坐马车，也不能坐人力车。毕竟连一文车钱也拿不到。”

全靠这双腿，小学徒踏着脚说：

“而且，最近的书可重了，有时还得跑到横滨去调书呢。横滨是没法走着去的，但也不能把火车钱加到书钱上，等于是亏本了。”

“怎么不加上去呢？就当成手续费啊。”

“不不不，不能同一本书在那边卖十钱，在我们这边却卖十钱五厘吧。报纸、习字本之类的，全国每一个地方，卖的价钱都一样，不能只有书例外啦。那样客人就不划算了。”

“也是，所以才会成立行会，往后应该会不一样吧。”

会出现各种变化。

所谓文明开化¹²也是，不知道是开了还是化了，但开化以后都过了不知道多少年，孩提时候看到的风景，早已消失无踪。不知不觉间，街道景观变得宛如异国。

“上头的人正在设法改革。像你们这种磨破鞋底的辛苦生意，往后也会慢慢不见吧。”

会吗？为三仰望樱树。

“可是，大爷，像绘草纸、赤本、合卷¹³、倒闭书店的书——这类以前的书，还是会有人想要呢。像这种情况，还是得靠咱们四处奔走寻觅。因为就算想代购，也不知道该向哪儿买才好。”

“啊，也是。”

书本跟青菜萝卜不一样，不是要多少就能种出多少的。如果印版没了，就不能再印，出版社倒了也不能印。数量应该也有限，不一定保证能弄到手。

“是啊，仔细想想，旧书和新书……不一样呢。”

我一直以为书就是书。

“没错，不一样的。”小学徒回答。

“掌柜说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还说出版商跟小卖店的生意也不一样了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也不能像豆腐店那样，自己做了卖、卖了做，是吗？

“是的，应该迟早会变成印刷、集货、批发、贩卖，这样的分工合作吧。”

“那是指新出版的书呢，但旧书没法这样，是吗？原来如此啊。”

没想到会在路边从一个小伙子身上学到这么多。

这么一想，我觉得有点愉快。

“那是怎么样？你是来代购狸子用叶子写成的书吗？”

听我这么问，为三发出“嗒嘿嘿”的蠢俗的声音苦笑。

“怎么，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不，也许真的是狸子哟。您不知道吗，大爷？就在那前面的……”

为三指着小径前方。

“书铺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这种地方有书铺？是印什么的书铺？”

“不，那里不是出版商，是书店。说是书店，也是间古怪的书店，遇到有人订购些麻烦的东西时，我都会上这儿来找。”

“麻烦的东西？”

为三放下背架。

“喏，就像这些。”

小学徒指着绑在背架上的包袱说：

“别处找不到的书。”

“包着我哪看得出是什么。”